

飞鸟文丛



何 必著

驿动

宽容是一种美德
弄潮是一种时尚
超越是一种境界
可洗涤骨血里的印记是何等不易

鹭江出版社

何必著 驿 动

鹭江出版社

〔闽〕新登字 08 号

飞鸟文丛

驿 动

何 必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香莲里 15 号 邮编: 361009)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福州鼓屏路 33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787×1092 1/32 6 印张 4 插页 116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10-583-2
I·107 定价: 10.2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代序）

打开书橱时，我常常惊异于80年代上大学时购买的图书，这并不仅是因为在贫困的那时我竟买了那么多书，重要的是那些书的内容涵盖了太多的学科，我不仅读过，而且做过大量笔记。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爱好，这些书几乎成了80年代大学生的必读书，无论他或她学的是什么专业，也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由这些书散发的书香构成了80年代校园中特有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乌托邦，青春的心灵好像都充溢着神圣的使命，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几乎成了每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自觉的责任，怀疑和批判成了他们对现实中一切事物的态度。

90年代的到来，是对这些60年代出生、80年代求学的一代人的考验。他们还没有在浪漫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就被卷入一场纯粹市场意义上的商业洗礼。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其理论本质是自由主义，这与80年代校园中的理想主义一脉相承，但校园中的理想主义是浪漫主义的产物。浪漫主义的空中楼阁落入现实的尘埃，至今我们还能感受到它的震撼。

他们渐变成飞翔的鸟儿，在无尽的扑扇中寻找心目中的良木，追逐着理想的生活和生活的理想。多数人经历过“国营单位”的工作，然后几经周折，最终选择了自由职业的生

存方式，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让位于对个人命运的关怀。他们曾经耻于将自己与普通大众等同起来，似乎那就意味着平庸、丧失热情、理想消亡。选择了自由就要承受得了自由，在一种尚未规则的经济生活中，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通过“交换”来实现自己的知识价值。真正面对的敌人已不是外在的现实，而是内心的浪漫主义，随着浪漫主义色彩开始消褪，乌托邦让位于一种基于现实而不是想象的生活。

于是，有了《飞鸟文丛》。

它们的作者都有过相似的心路历程，在经历了撩拨青春思绪的校园熏风和思想殿堂里的漫游后，于真正的生活中理解了80年代所赋予自己的理想主义的社会内涵。他们经受过理想与生活磨合的伤痛，但更深刻地感受了现实赋予精神的丰富性，不再回避生活中的丑陋一面，因为认识到自己身上也有着瑕疵。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都是作者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体验，它不是文人的闲谈，也不是书斋中的论理，它们叙述的是经过的路、发生过的事、思考过的问题、一种可能的答案……

走过生活的荆棘，经过了生活的沉淀和铅华清洗，他们仍然怀有着一种尚未世故的心情。

思想掠过我的心上，如一群野鸭飞过天空。

我听见它们鼓翼之声了。

（泰戈尔）

颜玉强

· 目 录 ·

第一章 阿瑟	(1)
约定	(1)
阿结	(5)
会见	(9)
变异	(10)
第二章 送你一颗青橄榄	(15)
送你一颗青橄榄	(15)
你为谁流泪	(24)
你要看得清楚	(27)
车站	(30)
角色的美丽	(31)
执着	(32)
话是死的，人是活的	(33)
自律	(35)
关于男女平等	(36)

读书与浮躁	(38)
著文论人的反讽	(39)
假如人无欲	(41)
第三章 坚持与放弃	(44)
小晨	(44)
毕业	(46)
阿路	(49)
老穆	(53)
大文	(56)
老古	(58)
第四章 大风	(62)
消息	(62)
热闹	(64)
我们	(66)
抗争	(68)
寻找	(70)
裸露	(72)
了结	(76)
阿朱	(79)
究竟	(83)
第五章 警官	(87)

读书	(87)
设想	(89)
元气	(91)
收费	(94)
制服	(98)
遣送	(100)
抓赌	(102)
婚姻	(105)
舞厅	(107)
中介	(111)
傲气	(113)
论理	(114)
警官与文人	(118)
第六章 剧组	(121)
大蒲	(121)
安全	(123)
生手	(124)
过渡	(126)
坚持	(129)
自由职业者	(134)
情绪	(137)

第七章 经营	(140)
书店	(140)
商人与文人	(144)
老江	(148)
栾活络	(157)
第八章 阿云	(164)
结婚	(164)
相亲	(167)
赴宴	(174)
直爽	(176)
阿缘	(178)
角色	(180)
后 记	(185)

第一章 阿瑟

约定

不想阿瑟已经很长时间。

她去北欧那种天生过安静日子的地方读书。走之前和我见的那面，应当是我一生中最难遣怀的几次会面之一。那天天气清爽，我正在忙着从一个郊区的斑驳小房里把公司搬到一家比较体面的酒店之中，急促的传呼声从嘈杂的人群中跃了起来：阿瑟！我马上捕捉到了与她约好的数字，可是，阿瑟竟然只留了号码而没留回电号，在珠海混世界的阿瑟竟然不会打传呼，这一点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珠海当然不同于本地，我的惊讶便成了一种心理倾向。

我十分想见到阿瑟。她每次回家总是匆匆忙忙，把日程安排得十分训练有素，这反而让我心生敬意，觉得在珠海这种讲究效率的地方，就应该有这种理智。

认识阿瑟，在中学里，我还很小。情感总是无法准确表达，有人整天与异性相处，可未必在心里留下印痕，当年大

学毕业聚会醉酒，有一个长年拙于言辞，沉默寡言的壮汉终于坦承，自己暗恋过班上的每一位女生。这也是正常的，说不定在其他男士心中，也会在每天的臆想游戏中完成壮汉式的幻想。不过大伙不傻就是。

说一声“伊真是个好姑娘”，现在也成了让对方感激的一种方法。当然对方也以“我会让你失望的”作答为宜。阿瑟当然也是一个好姑娘，我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事可以说出来，但是我就是感觉着了阿瑟。阿瑟老练。

阿瑟老练这一点非同寻常。她比我大一级，当她熟练地考取了一所名牌大学后，我就开始发起了急。她在我们全身心投入的文学社里从容地进进出出，不紧不慢地当社长，又不慌不忙地辞了职，让人觉得她做事都是有很值得坚持的原则在。那个年龄！我没有和她相抗的东西，只好拿着她随随便便写下的一首无懈可击的熟练的好诗，在家忘我的揣摩和模仿。接着，又动不动衍生出无数关于相思之苦的咏叹式长诗和不押韵的七绝五律。

我知道，阿瑟过了假期就要离开这座充满人声字的水乡城市，我鼓足了勇气去了她家，我不想失去阿瑟的消息。从那时候起，我就总想把事情弄得十分透彻和清楚，也因此开始写杂文，也因此永无宁日。

阿瑟气定神闲，有人赞美她的脸有古典美，我是赞成的。一般少女喜欢捉弄坠入情感陷阱的可怜人，她睁大无辜的眼睛，问道：

“有什么事发生了吗？”

“你找我有事吗？”

“我没有空。”

可怜人明明看见她眼里有着狡黠的笑意，可就是拿她没办法。阿瑟要懂事得多，她的眼里满是诚恳，语调也和婉，可是话里的意味是一样的。

拿她没办法。

在她家里，和她挤着一段又一段不着边际没有新意的废话，以及在废话与废话之间挖空心思发掘出来的别的废话，我那时就实在佩服阿瑟，以后也想当阿瑟这样的人。

所以当阿瑟因为要烧晚饭，在蓝色卡通拖鞋里赤着脚跑出去的时候，我正在为自己的萎靡而害羞。阿瑟劝我再谈下去，没有丝毫关系，虽然我看见她正忙着要烧饭去，我还是佩服阿瑟。

出了门，我决意要当阿瑟这样的人，可是不久就淡忘了，因为出门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幸福的人。

阿瑟。阿瑟。

多年的颠簸，心里已经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惫累，从公安前线到跨区拍摄，从边塞荒原到苦做广告，从学人到文人，从文人到官人，从官人到浪人，从浪人到商人，中间还扮过自己都不信的自由职业者，我换职业的频率很高，起先是为了让自己对生活保持一个批判的立场，每当自己要成为其中完全全的一员，喜欢着细节的滋味，也默默地承受异化，无法再优势地超越现实时，我就会自己咬断各种缠绕，挣脱

而去。

到后来，多是利的选择了，生存动不动就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关口，容不得你假装优越，只好被不则声地裹胁走了。好在开了公司之后，有限的权力攫取了某种假想自由，不值一提的财富折叠着用以自卫的生存自信。操持家业有无休止的烦恼，而这正好湮没了思想的责问，而文化传播这行业，多少总有些活着的文化，于是活着的文化便也存活了思想。隐隐约约想到这一层，心下便宽了许多。

当阿瑟要与我见面的时候，我正被许多好心人告知，开公司要应付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可怖，生意又不好做，而且，听到后来，开公司到最后简直只是养些人。这未免让人生畏。当时，感觉就是：兀的冒将出来的每一件大事小事都是必须马上处理的当务事，这也是小公司的无奈。

今天的搬家只不过是许多琐碎的延续，而且迁居带来的时空刺激竟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痕，大家忙乱地搬运着，焦虑遮没了兴奋。正当我焦虑地建议把一张高出门框的木橱放下来时，带有阿瑟气息的传呼声急促地跳跃了起来。

我迅速放弃了手中繁忙的一切。打的士赶到一个我约定的大酒店的咖啡厅里。那时我也想到过公交车，路不太远，况且，我在焦虑繁忙之后也并不富有，可是，毕竟打的最能体现我当时的心境。

在我的印象中，阿瑟还是有点洁癖的，她的装扮总是含着一种恰到好处的矜持，和矜持背后彻底的通情达理，她往往让人无话可说。

阿瑟在空旷而紧密的南方生存，一工作就开始跳槽，跳槽跳得还算克制，可从未停息，一毕业就拿着闲财去炒股，在信里，她也渐渐透露出对文化生活的隔膜，还不时对我这个读书人说sorry。我把一切都恭敬地放到龕笼子里，并一厢情愿地认定这一切都更合理，阿瑟身上应有的事务气和商业气让我敬赏不已，我当时还在学校里聚众吃西瓜、弹吉他、每个周末在浴室般浑浊的舞池里扭来扭去，因此我更加敬赏不已，因为这一点与阿瑟素来的有条有理一脉相承，完全合理。

阿结

阿瑟似乎一直远远地规避着文人这一命名，她的文笔高妙，却耻于写作，当了文社社长，却无为而治，不考中文，而专力财经，她似乎只用一点点力气便到达了旁人欲死欲活而未企及的地方。还有，她的明晰的定力。

阿瑟似乎注定与缠绵无关。

阿结曾经意味深长地向我透露：阿瑟曾经说过，她不是情种。阿结的告诫是针对我这个“情种”的，阿结当时正生着一种削弱体质的疾病，更需要慰藉。我们，还有和我最亲近的哥们大风，都无忧地生活在文学的村落里，彼此投入着光芒。

阿结经常在我面前有意无意提及阿瑟，有时是为了表达一种心胸，有时则是隐含着某种难以索解的倾向，阿瑟呢，则

总是说些阿结的好话，显得相当从容。

阿瑟退出文学社后，我去她们班的公开目的，看来就只好落在阿结身上了，阿结很敏感，有人在黑板报上抄了一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她就认定这是有别有用心的人在讥讽她的班长被撤换，她似乎天生喜欢申诉别人对她的迫害。阿结的敏感是很扰人的，有时我自己不觉得，她就指责我到她班去的时候神色严峻，并一个劲地为此担忧不已。

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她还在担忧的那刻，阿瑟正在一边翻阅我借给阿结病中消遣的连环画，一边向我善意微笑示意着。

阿瑟的从容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时刻为这种从容而心神不宁，给她寄信这种小事，动不动就会衍化为一部既咏既叹、台词绵延的大型史诗性心理歌剧。写信的犹豫、措词的斟酌、寄信的祈祷、等待的漫漫的猜测，每天几百种的可能性，成了我每天最正确和最必须的生活意义。

其实想想，当时的一切感情都会十分吃力，对于一个成绩上的差生来讲，首先要解决自信问题，而自信需要理由。

面临高考时，风行成绩排名榜，每次考试下来，就在黑板上排一排座次，以便时时提醒我等：你死我活的肉搏开始了。座次名单公布得越多，也无非越多地提醒我，我在成绩上是无能的。

于是，我就遁入干部群中，想躲在干部的盾牌后头，用能力来遮盖成绩。我最喜欢听的话就是：不要死的成绩，而要活的能力。可是决策者毕竟是煞根的，他们逼着干部们交

出成绩方面的依据，就像在金钱社会中，你必须提供自信的资本依据一样。于是，我拥有的头衔簌簌的抖落，最后连地理课代表这一闲职也摇摇欲坠。正是这时，文学社成立了。

我终于找着了一个有明星感的避难所。

我不知道阿结与阿瑟互不理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女孩子之间的事，非理性的成分要多些。阿结和我在一起的时间要多，阿瑟则很快退出了我们唯一赖以正当交往的文学社，当时流行在上进青年当中以书信交流思想，我与阿结也通上了信。阿结的字又大又健又有笔致，字边上冒出一种逼人的暖气，让人觉得踏实不已；而阿瑟的字，举重若轻，笔锋全部内敛着。仿佛是一个聪明人，藏在一件宽松的外衣套中，让我第一次觉得，思辩也会有一股秀气，聪明也能美。

阿结很喜欢评说他人，而且变化不定，上午刚刚说你好，下午就可能说你不行，不过阿结是无心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她甚至要大风与我保持距离；精神好的时候，她就友好地提醒我，大风在她面前从来不提起我。

阿结有更多的途径来评说阿瑟。比如说阿瑟大学的男友如何如何，或者通知我阿瑟生了肝炎，或者索性把我和阿瑟一起丑化一番，说我热衷于与几个女性同时谈理想之类。在我不晓人事，视男女之事为要么有情要么无情的时候，我的确动过和阿结当面说说清的念头，可是时她正高考，身子又孱弱，而且，说些什么呢。

进了大学，阿结的男朋友一直没有间断过，她找一些对

自己好的人，可是又往往不珍惜现下的缘分。她每次坦诚地邀请我去她家玩，也不回避那英俊和好脾气的男朋友，几次下来，我自己觉着事实上的不坦然，便很少去了。

有时候，你单个人，独身，就是对人家一对人的一种威胁，只有他们和睦着，我方可以坦坦然然地来去。又想，他们和睦着，我就会坦然吗，也许只有彼此都幸福着，才会从容地去面对，才会隔岸看花般地去评评故人、故事与故感。

但是我也挺喜欢去她家玩，因为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贪心，总喜欢向着欢悦自己的地方去，而不愿去领受贬损。也因了心知那地方一定会受用到别人的呵护与关切，才不由得悦然而往。

阿结大约也觉察了我的自得，便在一个她认为理想的时机里大大地反击了一番，在我为她放松地神侃过手相面相之类后，当时温顺如猫的阿结，事后向一些我们共同的朋友传播说，何必不知从哪里学了一些骗小姑娘的伎俩，妄想骗她这样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呢。

之后，我分到基层派出所，我们便少了音讯，联系起来一次比一次惫懒，她结婚时，也请了我，可惜我在新疆，她结婚的对象，换了一个我们都不熟知的人，而且不久正要出国。

在我，她这回终于开始逃逸出我们那个让她永不遂心的熟知了。

通过婚姻和出国，她轻易地陌生起来。